

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

拉美卷

我承认 我历尽沧桑

● 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

「拉美卷」

● 我承认，我历尽沧桑

朱景冬、编选

(京)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白 烨
责任校对:李 易
封面设计:朱 虹
版式设计:李玲玲

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

·拉美卷·

我承认,我历尽沧桑

朱景冬 选编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40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875 印张 2 插页 327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30 001—45 000 册

ISBN 7-5004-1276-2/I · 140 定价:8.50 元

前 言

朱景冬

辽阔的拉丁美洲土地，有着孕育了人类古文明——阿斯特克文化、玛雅文化和印加文化的光荣，也有过三百多年备受殖民统治奴役的苦难。就在这块土地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印第安文学和欧洲文学、非洲文学相融合，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拉丁美洲文学。它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不可忽视的、熠熠闪光的一部分。

如果说整个拉丁美洲文学是一片繁花似锦、斑斓多彩的原野，那么拉丁美洲散文便是其中的一块生机盎然、紫姹嫣红的田园。一个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一代代人的命运变迁，人们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新大陆固有的美丽、壮观、原始而神奇的大自然，使诗人、小说家、评论家、乃至哲人学者禁不住拿起笔来抒其胸臆，发其所感，表其心情，论其见解，写了许多文思敏捷的优美散文，其中有不少是堪称名篇佳构的精品。

这本书所选收的篇目自然是拉丁美洲浩如烟海的散文作品的一小部分。它们的作者大都是拉丁美洲各国昨天和今日名噪一时的大手笔、大作家，其中多数是我国读者已熟悉的小说家和诗人。这些作品不局限于抒情散文，其他样式的，如游记、随笔、小品、书简、文艺杂谈、自传、回忆录、演讲、作品评介、人物评论等都有。这里展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散文世界，一个无所不谈的“文艺沙龙”，读者会感到散文的天地是广阔的。本书选编这些作品的目的之一就是试图打破狭隘的散文概念，展示散文的多样性和宽阔性特点。

古今中外，历来不乏优秀的散文之作，特别是优美的抒情散文更受青睐。它的抒情，它的韵味，它的文采，它的美丽文字，恐怕只有诗歌能够与之媲美。但是人们对散文的理解往往那么狭窄，那么苍白，仿佛只有刻意求工、词藻华美、感情浓重、描写如诗如画的散文才叫散文。其实散文好就好在一个“散”字。散者，散淡，随便，不拘格套，信手写来，只要有感要发，有话要说，写出来就是好文章，这要比那些矫柔造作、故作高深、一味追求起承转合、凤头豹尾的为文造情之作好得多。如此这般，换一种思维看散文，用一种新的方式作文章，那散文的面目就会焕然一新，散文的领域就会拓宽，它就不会只限于为文而文的抒情和咏物了，作者也不必那么苦思冥想、写不出来硬写了。本书所选的作品，大都是作者本着“散”的精神和原则作出来的。从形式、内容和样式本身，都不拘一格，让人觉得作者确不受框框所限，他们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散文体表达感受，阐发见解，描述见闻，赞美所爱，渲泄所憎……从而使散文得以返本归源：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随而便之的，散文就是自然而然的文章。

本书之所以选译这些作品，目的还在于从散文这个角度展示拉丁美洲文学的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因为小说、诗歌和戏剧在我国已有相当的译介，而在拉丁美洲为数众多的散文作品之中介绍到我国来的却屈指可数。当然，如前文所说，本书所包括的作品也还是拉丁美洲散文之苑中的一小部分，如汪洋大海之一粟。但是，由一斑可观全豹，从这些有限的作品中总可以看到拉丁美洲的散文是丰富的，其题材是广泛的，它们中间是有佳作、珍品的。在此不想一一评论每位作家的风格、每篇作品的特色。只想笼而统之地谈谈编选时得到的一些印象。

从时间上讲，本书选收的作品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末，历时一百数十年。时代不同，文学发展的阶段不同，出自每个作家的作品自然也不同。正是这些风格迥异，多姿多彩的作品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个丰富的内容天地，举凡对人生、对社

会的体察，个人内心的感受，鼓荡于胸中的爱憎情感，对某些哲理的感悟，对自然风物的爱恋，对人物事物的评说，都有作品予以表现。说这些作品言之有物，情真意切，洞幽察微，发人深省，绝非虚言套语。至于作品的笔墨，也是千姿百态：有的豪放如万马奔腾，有的浑厚似大江大河，有的清幽像踏月吹箫，也有的细致入微犹抽丝剥茧……一般说来，这些作品都有着灵活的笔调，深刻的思维，通脱的构思和隽永的韵味。当然，无庸讳言，天下文章，有优有劣，良莠不齐，是客观存在。所以在入选的作品中，既有上乘精品，也一定有逊色之作。某些作品如果换上其他更精彩的文章也许更好，但由于资料有限，只能尽力编成现在这个样子。明知某位作家名声显赫，笔力非凡，但苦于一时找不到更好的文章，甚至什么文章也找不到，只好惋惜地作罢。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少国家的作品也被迫付之阙如。这都是这个选本的遗憾之处。

艺术是世界相通的，无国界相隔的。异国情调并非一概不好，异端邪说亦非统统有害。重要的是敞开门户，让新鲜空气能吹进来。没有清新的空气流通，陈腐、窒闷的感觉就难免产生。更何况，“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读点外国的东西总是有益处的。两相对照，方知不足；博采众长，才能日臻完善。如果没有开阔的视野，就难以冲破狭窄的天地，进入广阔的世界。当前我国的散文创作，和整个文学艺术一样，需要发展，需要创新。如何从我国以往的散文同时也从外国的散文中借鉴有益的艺术经验，对推动和进一步繁荣我国的散文创作，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读点外国的散文，对一般读者来说，和读小说、诗歌一样，也是一种艺术享受和情操的陶冶。对这个集子的作用，译者不敢有什么奢望。倘若它能有助于读者了解拉美散文的创作、扩大眼界、启发思索、得到些许美的愉悦，译者的愿望就算达到了。

最后还想说的是，鉴于资料、经验和水平所限，本书在选材、编排、译文等方面肯定存在不少缺点，诚祈读者批评、指正。”

1992年6月

目 录

墨 西 哥

亚马多·内尔沃

旅欧散记 (3)

马里亚诺·阿苏埃拉

亲切的往事 (16)

科学艺术奖 (20)

欢迎罗慕洛·加列戈斯 (22)

阿尔丰索·雷耶斯

鹤、天气和政治 (25)

阿拉孔其人 (29)

奥克塔维奥·帕斯

窗外 (33)

传统与突破 (35)

对现时的寻求 (43)

向阿尔贝蒂致意 (55)

胡安·鲁尔福

悠远的记忆 (59)

回忆与怀念	(64)
《佩德罗·帕拉莫》: 30 年后	(67)
卡洛斯·富恩特斯	
拉丁美洲的《圣经》	(72)

古 巴

何塞·马蒂

可敬的卡萨斯神甫	(77)
新老游戏杂谈	(85)

阿莱霍·卡彭铁尔

安德烈·马松: 他的丛林和鱼	(91)
我的自传	(95)
小说家的社会作用	(106)

尼古拉斯·纪廉

布达佩斯	(122)
聂鲁达这个人	(125)

危 地 马 拉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堂吉诃德主教	(131)
危地马拉	(134)

尼 加 拉 瓜

鲁本·达里奥

在智利	(143)
-----------	---------

哥伦比亚

亚松森·西尔瓦

莱翁神甫的伞..... (154)

致巴勃罗·艾米利奥..... (158)

缪斯的抗议..... (160)

奥托·莫拉莱斯·贝尼特斯

一位作家的自述..... (164)

《指南》这本书..... (170)

加西亚·马尔克斯

拉丁美洲的孤独..... (175)

影响和写作..... (180)

再次小议文学与现实..... (184)

与海明威相见..... (187)

何塞·查拉尔卡

别了，博尔赫斯..... (192)

秘 鲁

塞萨尔·巴列霍

艺术杂谈..... (199)

诗和诗人..... (204)

我感到痛苦..... (207)

卡洛斯·马利亚特吉

现实与想象..... (210)

画家佩托·鲁蒂..... (213)

胡安·拉蒙·里维罗

异国散记..... (218)

巴尔加斯·略萨

- 游隼和鸽子..... (228)
文学与流亡..... (231)

委 内 瑞 拉

奥特罗·西尔瓦

- 谈谈卡彭铁尔..... (239)

智 利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 母亲之歌..... (245)
致恩里克·莫利纳的四封信..... (249)

巴勃罗·聂鲁达

- 我承认，我历尽沧桑（选译）..... (257)
远方的生活..... (262)
城市人的生活..... (264)

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

- 聂鲁达的诗歌漫谈..... (270)

何塞·多诺索

- 影子..... (279)

阿 根 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 我的回忆..... (287)
我的短篇小说..... (312)
长城和书..... (333)

埃内斯托·萨瓦托

- 博尔赫斯..... (338)
- 美洲的发现..... (341)
- 名声..... (345)

胡利奥·科塔萨尔

- 拉丁美洲的现实与文学..... (348)
- 真正的骄傲..... (356)
- 调换的诗..... (361)

比奥伊·卡萨雷斯

- 我的文学归功于谁..... (365)

乌拉圭

胡安娜·伊瓦沃罗

- 清凉的水罐..... (371)

马里奥·贝内德蒂

- 纪念卡彭铁尔..... (383)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 让美洲发现自己..... (388)

巴 西

马里奥·德·安德拉德

- 杰出的音乐家..... (393)
- 致卡·德·德·安德拉德..... (397)

墨西哥

亚马多·内尔沃

(1870—1919)

亚马多·内尔沃，墨西哥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曾攻读法律和宗教。所受的宗教教育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留下深刻痕迹。先在省城新闻界工作，后转入首都的新闻界。这期间发表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中学毕业生》引起强烈反响。1900年被《公正报》派往“巴黎博览会”采访，结识现代主义诗人鲁本·达里奥，过起了多数现代主义诗人的流浪生活。1905年获得一项外交职务，定居马德里，1918年后任驻阿根廷和乌拉圭公使。

内尔沃的创作颇为丰富，他的作品全集于1920年至1928年在马德里出版，共计11卷。其中《黑珍珠》(1898)和《后花园》(1905)具有近似法国象征主义的纯粹现代主义风格；《平静》(1912)中出现了深刻的内心世界的展示。诗集《静止不动的爱妻》(1922)从他朝暮相处10年之久的伴侣安娜·塞西利娅·路易莎之死取得灵感。他的重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莲花池》(1919)。此外，内尔沃还写有短篇小说集《过去的灵魂》和《神秘的故事》及研究女诗人索尔胡安娜·德·拉·克鲁斯的著作《阿斯巴赫的胡安娜》(1910)。

旅欧散记

到巴黎了

到曼查海湾时，船体一阵颠簸，然后是几盏聚光灯的轻微的闪动；深夜里依然醒着的楼房窗内的灯光射出一条条重叠在一起的光线。天气略有一丝寒意：这是冬天在离去前对着微露的春天的细致而光亮的披风抖落它的白大衣。船终于靠岸了。

码头上的一大牌子上写着：“加莱”，到法国了。

我们来到法国了！

最先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一切都没有什么可惊讶的。我的心房跟往常一样有条不紊地跳动；我的脉搏一点儿也不快；我在一家咖啡馆的镜子前照了照，还是那一副面孔。在乘火车去巴黎（去巴黎啊！）前，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加了餐。我的面孔依然是巴拉圭茶色，有角有棱，像以色列人，我去哪里它都这样伴随着我，它那种顽固不变的苍白色连一丝红润的征兆也没有……。

“我的心啊，我们来到法国了！”

冷漠的心仍然像往常那样跳动。

“我的灵魂，我们要去巴黎了！”

那颗不相信的内脏没有听见：它依然在沉睡。

聚光灯的乳白色光芒划着、割着夜晚的海湾。“这是法国的海水，啊，兄弟般的光芒！……”但是那光芒依旧那么冷静。

天哪！难道激动的泉水完全干涸了吗？难道对我的心灵——那块凄凉的干石头——来说，没有那么一根能够提炼感情的明亮淋巴液的幻想的摩西的魔棍吗？或者，莫非青年时代的“我”，热爱这个遥远的祖国、为她着迷的“我”死去了吗？我把他埋在了

我们墨西哥的什么小山上了吗？我能把他抛在哪里？把他丢在了什么坟边、哪条路旁？……或者，如果我背着他，像埃及的杀近亲犯背着儿子的尸首那样，那我为什么感觉不到他在我肩上的分量呢？啊，我们那死去的“我”们是那么轻，我的天！一天，我们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存在，很久以前我们就把他们埋在我们心中的墓地里了，所以对昨天的回忆是徒劳的，和过去的一次相遇的激动也是徒劳的！我们寻找他们的白十字架，啊，多痛苦呀！我们找不到他们了。曾经是我们从前的本质的一切全崩溃了。既然连预感的激情也没有了，以前的责任也不应该存在了……。

“昨天我犯了罪，上帝。不过，我也爱过，受过苦。如果由于我不理解的一系列复活之谜，昨天我所爱的和忍受的东西化为回忆中的阴影的话，那么我的罪过和我的过失也应该化为阴影。那时的“我”不存在。上帝，请别惩罚死者：可怜可怜现在的我吧！他在你面前充满恐惧，在你面前他毫无保留！”

*

*

*

英语把我的舌头变硬了。我的法语，我过去的、可爱的法语，对我的嘴是多甜的蜜啊！它使我的嘴变得又柔软又甜蜜！……

我来到法国了！

心啊，这是真的，你不为此而跳得快些；但是在我内体深处有一种像快活地流动的神秘之水似的东西在奔流、在欢跳。拉丁人的遗传在灵魂最深处的源水里狂喜雀跃。

我来到法国了！

眼睛闪耀，语言歌唱；神圣的土地把我变成了它的呵气。

过了一会儿，黑乎乎的火车就飞驰在无边无际的黑夜里了。

我独自坐在我的房间里，望着窗外飞逝而过的景物阴影打着瞌睡。

天亮前，几颗苍白的星斗显露在天空。

当黎明谨慎地撕碎它的花瓣时，被尖塔包围的村镇、欢笑的

土地、树林、山丘，都开始驱散自己的幻影。

自然景色赏心悦目，平平静静，没有粗糙的对照，没有任何变化，一片四月间的生气，像影片一样从我眼前掠过。

车轮在飞转。我看到一个大牌子：“斐扬派修女”。我想起神妙的雨果，用他的永恒的诗歌的露珠弄湿我的舌头。

清晨撕碎了薄雾。寒气袭人，这是黎明时的欢乐的寒气，它使人们的苍白面颊抹上一层玫瑰色。

平静的绿色村庄和草地在火车旁边一闪而过。

突然，天色出人意料地昏暗了，火车在一座宽敞的车站的篷顶下隆隆作响。一位列车员猛地推开我房间的门，用机械的、冷淡的口吻低声说：“巴黎到了。”

寻找托尔斯泰

——为《喜剧演员》作

1900年。

在巴黎。

有一天，我和一位热情的朋友一道去参观罗丁^①大师和他的学生的工作室。

评委会委员的名单已经确定。一位著名的法国雕刻家把艺术评委名单给我看。在其中的许多人名中，我看到了这个名字：托尔斯泰伯爵。

“怎么，托尔斯泰在这儿？”我问，激动得直颤抖。

“是的，他刚到巴黎。”有人回答我。

“他住在哪里？”

“不知道。不过，每天早晨11点到12点他都要去《大厦》。”

“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我心想，激动得心慌意乱。“我一定要去见托尔斯泰！可不能错失良机。我那些墨西哥朋友多让人妒

^① 罗丁（1840—1917），法国雕塑家。

忌啊！为了见到托尔斯泰，多少钱他们都肯花，只要他们有钱！”从《克莱采奏鸣曲》到《复活》，表现激情和罪恶的宏大场景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天夜里我没有能入睡。

当你就要见到托尔斯泰时，总是辗转难眠的。

“我敢肯定，”我对自己说。那位不朽的埃比昂教徒^①一定命令我说：

“朋友，把你的钱送给穷人吧！”

我将回答他说：

“大师，很不巧，我没有钱。”

*

*

*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了床。

我简单地穿上一身衣服，就像某人为见托尔斯泰而应该穿的那样。然后稍稍吃了点早点——托尔斯泰可能不吃早点——，出门前往“大厦”。

“评委们到了吗？”我问我碰到的第一位公共设施看管人。

“到了，先生。”

“托尔斯泰在他们中间吗？”

“我不认识他。”

“一个高老头，胡子很长，眉毛很浓，都是白的，他穿着带袖罩衫和皮靴。”

“什么，托尔斯泰先生是布尔人^②？”

“不，先生；他是俄国人！”

“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不认识他。”

“真遗憾！”

① 基督教头几个世纪的逆教徒。

② 布尔人，非洲南部荷兰人的后代。